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二十九起昭陽赤奮若正月盡閼逢攝提格十二月凡二年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

帝

紹熈四年春正月巳巳朔帝朝重華宮　癸未金尚書

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為禮部主事金主曰朕嘗語

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之若久於其職但中材勝於新人事旣經練亦必有濟後不可輕易改除　辛卯蠲臨安民身丁錢三年　金賑河北諸路被水災者　丙申金東京路副使王勝進鷹金主遣諭之曰汝職非輕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畧不具聞而乃以鷹進此豈汝所職耶後毋復爾　二月戊戌朔詔內侍陳源特與在京宮觀甲戌皇孫生　丙寅出米七萬石賑江陵飢民　庚午

金主將如景明宫御史中丞董師中侍御史賈鉉等上疏曰西北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壕之役財力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至彼又必增價商販或不時至則飢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殺太尉馬毁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為亂者矣況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為必里克巴鄂誘脅傾族隨去邊境揺蕩如此可虞若忽而不戒豈聖人萬舉萬全之道哉左補闕許安仁右拾遺路鐸亦皆上疏論

諫金主召師中等賜對即從其奏仍遣諭輔臣曰朕欲巡幸山後無他不禁暑熱故也今臺諫官咸言民間缺食處甚多朕初不盡知既已知之暑雖可畏其忍私奉而重民之困哉遂罷行　三月丙子帝朝重華宫皇后從　辛巳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騤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趙汝愚同知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

申諭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癸巳帝從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如聚景園　甲午金勅自今御史臺奏事修起居注並令回避　金胥持國初以經童入仕為太子祗應司令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即位遂大用歷工部尚書除參知政事持國為人柔佞有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陰以祕術干之又多遺賂左右妃亦自嫌門地寒薄藉外廷為重乃數稱譽持國由是金主信任之與妃表裏擅政躁進者爭趨其門四方為之語

曰經童作相監婢為妃　夏四月金百官三表請上尊號金主曰祖宗古先有受尊號者葢有其徳故有其名比年五穀不登百姓流離正當戒懼修身之日豈得虛受榮名耶不許仍斷來章其後親王大臣六學諸生屢請上尊號竟不許　丁巳金勑女真進士及第後仍試以騎射中選者升擢之　五月己巳賜禮部進士陳亮以下三百九十六人及第出身制策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涖政二十

八年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帝不朝重華宫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以為善處父子之間親擢第一既知為亮乃大喜賜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扆之聽今閲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是榜又得喬行簡授亮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卒朝

廷惜其不獲大用官其一子亮志存經濟人人見其肺肝雖為布衣時薦士唯恐弗及從亮游者甚衆其篤於事師者則有喻偘喻南強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吕祖謙陸九淵張栻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騖其師說截然不可犯亮倔起其中獨以為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之所罕言後生小子與談之不置其皆可與語上者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無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于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

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務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明白簡易人多疑其説而未信偘獨出為諸生倡扶持而左右之巳而亮不為世俗所容當路必欲擠之死地凡再下詔獄偘與同志之士極力營解幾陷羅織人皆義之南强偘之從弟初當路欲排善類指亮為根煆煉刺骨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不敢出一語南强義形辭色貽書誚責同門謂陳先生無辜受罪將齎恨入土吾曹為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

嚮昧昧是得為人類耶復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冤狀適曰子真義士也即秉燭為作書數通南强持謁諸臺官訟言無忌竟直亮之冤

史臣曰自道廢民散弟子之義缺平居則謬為恭敬一逢患難反目若不相識甚者至欲更名辟去雖以唐房杜之徒因其師王通與長孫無忌有隙遂不一言及通至使後人謂通中説借唐初名臣以自重嗚呼通何人哉何有於房杜諸人也向使倔與南强見

之必將唾叱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俑與南强之謂乎
丙子淮西大水　辛巳金主諭諸路令月具雨澤田禾分數以聞　丙戌紹興大水　召浙東副総管姜特立還　壬辰太尉利州安撫使吴挺卒挺少起勳閥弗居其貴雖遇小官賤吏不敢怠忽拊循將士人人有恩璘故部曲拜於庭下輒降荅之即失律誅治無少貸　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召姜特立不報六月

丙申朔正出城待罪六和塔上疏切諫戊戌祕書省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祕書郎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奭正字蔡幼學顏棫吳獵項安世上疏乞寢特立召命皆不報正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勅乞歸田里亦不許　賑江浙兩淮荆湖被水貧民　戊申僉書樞密院事胡晉臣卒謚文靖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啟沃剴切彌縫縝密

人無知者　甲子雨雹　秋七月乙丑太白晝見　丙寅大雨雹　已巳留正復論姜特立繳納出身以來文字待罪于范村帝不復召正而特立亦不至　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余端禮同知院事時知中江縣游仲鴻赴召至汝愚以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覩出經畧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斡旋者易公獨不聞吕申公經畧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　以永州防禦使陳源為入內內侍省押班

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詞　八月丙申蠲紹興丁鹽茶租錢八萬二千緡　庚子金大赦　丁未金主釋奠孔子廟北向再拜　戊午賑江東浙西淮西旱傷貧民
九月庚午重明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已卯上壽聖皇太后尊號曰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中書舍人陳傅良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旣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

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瘳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
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
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
以見天下帝感悟甲申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
至御屏李后挽留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
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
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于庭后使人問曰此何
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

旨罷還內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修撰不受戊子著作郎沈有開祕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名嘉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帝為動容時李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帝悚然趙汝愚同侍

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帝怒出思知紹興府　癸未夏國主仁孝卒年七十偽謚聖德皇帝廟號仁宗陵號壽陵仁孝始建學校立小學于禁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佑立改元天慶　冬十月己酉朝獻于景靈宮夜地震

庚戌朝獻于景靈宮夜地又震　壬子祕書省官請朝重華宮疏三上不報　甲寅雨土　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

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明日會慶節帝以疾不果朝葛邲率百官賀于重華宫侍從上章居家待罪詔不許嘉王府翊善黄裳力勸帝朝重華帝曰内侍楊舜卿告朕勿往裳即上疏請誅舜卿臺諫張叔椿章頴上疏乞罷黜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皆不報　起居舍人彭龜年奏言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宫問安如此書者殆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

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不報　庚申帝將朝重華宮復以疾不果丞相以下上疏自劾請罷政不報考異宋史光宗紀云是日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按龜年傳云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請首逐陳源居亡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人此蓋紹熙三年十一月事也紀繫是年十月庚申誤今據龜年傳正之

黃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乃上疏曰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者必有所疑也臣

竊推致疑之因陛下無乃以焚廪浚井之事為憂乎夫焚廪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唯陛下一人陛下違豫壽皇焚香祝天為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廪浚井之事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為憂乎肅宗即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為憂乎輒與蒯聵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

乃頤神北宮以保康寧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為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惟知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為聖帝責善之心出於仁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乃若可疑則有之貴為天子不以孝聞敵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不疑小人將起為亂此可疑也而陛下不疑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不疑事有不須疑者則疑之其必可疑者反不以為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

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宫以交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　知夔州劉光祖致書趙汝愚曰宜與羣賢并心一力若上未過宫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閹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搆宜用韓魏公逐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宫疑謗大臣又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有可仗者　十一月辛未日中有黑子　癸酉太白晝見地生毛夜有赤雲白氣　趙彦逾等復力請帝朝重華戊寅帝始往朝都人大悦尚書

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宫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宫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
庚辰留正赴都堂視事命姜特立還浙東日中黑子滅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郎中徐誼諭旨乃復入　布衣王孝禮言令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歴乃在二十日癸未乞將修内作所掌銅表圭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　金遣完顔匡等來賀

明年正旦命匡權易名弼以避宋諱　十二月戊戌帝朝重華宫　金判定武軍節度使鄭王永蹈以謀反伏誅初崔温郭諫馬太初與永蹈家奴畢慶壽私説讖記災祥慶壽以告永蹈諫頗能相人永蹈乃召之相已及妻子皆大貴不與諸王比復召温太初論讖記天象温曰丑年有兵災屬兔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諫曰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皆主丑後寅前兵戈僭亂事永蹈深信其説乃陰結内侍鄭雨兒伺金主起居以温

為謀主諫太初往來游說河南統軍使布薩揆尚永蹈妹韓國公主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為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尉富拉塔致書於揆且先請婚以觀其意揆拒不許結婚使者不敢復言不軌事永蹈家奴董壽諫不聽以語同輩齊嘉努齊嘉努上變永蹈時在京師詔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等鞫問連引甚衆久不能決金主怒召守貞等問狀右丞相瓜爾佳清臣奏曰事貴速絶以安人心於是賜永蹈及妃卞玉二子安春愛辛

公主長樂自盡富拉塔　崔溫郭諫馬太初　等皆棄市布薩揆雖不聞問猶坐除名董壽免死隸監籍齊嘉努賞錢二千貫特遷五官雜班叙使增置諸王府司馬一人檢察門戶出入自是諸王制限防禁愈密矣　壬寅右司諫章頴以地震請罷葛邲疏十餘上不報　庚戌判隆興府衛國公趙雄卒後謚文定　甲寅金冊長白山之神為開天弘聖帝　以朱熹為湖南安撫知潭州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是歲金

大有年洺邢深冀河北十六穆昆之地野蠶成繭

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御大慶殿受羣臣朝遂朝重華宮次詣慈福宮行慶壽禮　癸酉壽皇不豫　乙亥金以葉嚕固紳始製女真字詔加封贈依蒼頡立廟盩厔例祠于上京納爾琿莊本路官春秋致祭　丙子大理寺奏獄空　癸未右丞相葛邲罷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採士論惟恐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丁酉金詔購求崇文總目内

所闕書籍　金初定長吏勸課能否賞罰格　二月乙未趙汝愚余端禮以奏除西帥不行居家待罪戊戌以荆鄂諸軍都統制張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　甲辰金鄆王琮卒謚莊惠琮輕財好施不喜聞人過善吟詠至於騎射繪塑之藝皆造精妙　三月癸亥合利州東西為一路　壬申金初定錢禁　庚辰金初定日月風雨雷師常祀　戊子金置弘文院譯寫經書　夏四月壽皇疾浸革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甲午帝與

皇后如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
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
至南内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
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令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
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
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
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黄裳對曰父子
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

乃卒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默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上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　丙申太師致仕魏國公史浩卒年八十九追封會稽郡王謚文惠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壽皇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

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壽皇曰濟非議御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益其寬厚類此然力主和議以沮張浚論者非之　己亥朝獻于景靈宮　癸卯雨土　甲辰侍從入對請朝重華宮己酉太學生程肖說等以帝未朝移書大臣事聞帝將以癸丑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于是羣臣請罷黜待

罪者百餘人詔不許　乙卯金主幸景明宮董師中賈守謙拾遺路鐸先後凡兩上封事切諫不報　丙辰侍講黄裳祕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請朝重華丁巳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或近上宗戚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内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五月壽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戊辰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見帝拂衣起正引帝

裾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
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衆慟哭而出越二日
正等以所請不從求退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
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
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令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
入城於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
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體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
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

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甲申從官及彭龜年黄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六月戊戌夜壽皇聖帝崩年六十八遺詔改重華宮為慈福宮建壽成皇后殿于宮後以便定省以宮錢百萬緡賜内外軍是夕重華宮内侍訃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翌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昃不出大宗正丞李大性上疏

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况金使祭奠當引見于北宫素
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不為
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
為之衰葢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為制服其服乃子臯
為之非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
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
史臣曰孝宗即位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
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為書改臣稱姪

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寖異於前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益忌帝之將有為也惜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宫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庚子遣薛叔似等使金告哀　辛丑丞相率百官拜表請就喪次成服壬寅壽皇大斂嘉王復入奏詒疾愈過宫成禮留正與趙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壽聖皇太

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
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
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
請如唐肅宗故事羣臣發喪太極殿皇帝成服禁中然
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
皇太后壽王之母也請代行祭奠禮太后許之是夜白
氣亘天　乙巳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
為皇太后　丁未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

何辭以謝天下令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
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
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
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
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　乙卯遣林湜等
使金致遺留物　秋七月辛酉留正因朝臨佯仆于庭
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
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

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遁去甲子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時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譙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與國家安危在

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太皇太后命不可知閤門事韓侂胄琦五世孫太皇太后女弟之子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内禪議遣侂胄請于太皇太后侂胄因所善内侍張宗尹以奏兩日不獲命逡廵將退内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皇太后而泣問其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皇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

之令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
下太皇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
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
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
人三思太皇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
皇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
太皇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對侂胄復命日已向
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

以兵分衛南北内闗禮使傅昌朝密製黄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禫祭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宫前太皇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皇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兹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册須議一指揮太皇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指揮以

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間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移御泰安宮太皇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皇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

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黄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命舜卿往南内請八寳初猶靳與舜卿傳奏皇太子即位乃得寳出汝愚即喪次白還留正尋詔秋暑上皇未須移御即寢殿為泰安宫以奉上皇民心悦懌中外晏然　乙丑太皇太后命立崇國夫

人韓氏為皇后后琦六世孫父同卿佗胄其季父也被
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　丙
寅大赦　丁卯侍御史張叔椿劾留正擅去相位徙叔
椿為吏部侍郎　戊辰詔求直言校書郎蔡幼學奏陛
下欲盡為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
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為安靜和平之說以排
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
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

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帝稱善　遣鄭湜等使金告禪位　庚午召祕閣修撰知潭州朱熹詣闕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正既去及帝即位以為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為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

趙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名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乙亥以汝愚為右丞相陳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

言功乎　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爲武康軍節度使　辛巳以趙汝愚爲樞密使　壬午以知閤門事韓侂胄爲汝州防禦使初侂胄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宜州觀察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

適何功之有及聞侂冑觖望與知閤劉弼言于汝愚曰侂冑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侍御史章穎等劾内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億年源與外祠舜卿與内祠　甲申以兵部尚書羅點簽書樞密院事　戊子罷楊舜卿内祠林億年常州居住陳源撫州居住　八月己丑朔安定郡王子濤卒　辛卯初御行宫便殿聽政　癸巳除知潭州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詰詞畧曰朕初承大統未暇

他圖首闢經闈詳延學士爾發六經之緼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諸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在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先是黄裳為嘉王府翊善上皇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皇問為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

此誰之説對曰朱熹説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説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獘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　甲午增置講讀官以給事中黄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　丁酉以生日為天祐節尋改曰瑞慶

壬寅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　進封皇弟許國公柄為徐國公　辛亥金河決陽武故堤灌封丘而東尚書省奏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詔王汝嘉等各削官兩階杖七十罷之命參知政事馬琪往視仍許便宜從事河自元符二年東流斷絶北流合御河至清州入海頗為通利南渡後地入于金河始離濬滑故道時有決溢至是河決陽武由封丘東注梁山濼分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淮汲胙

之間河流遂絶　丙辰内批罷左丞相留正以趙汝愚為右丞相初正言陛下勉徇羣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實非頒爵之時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攢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點謂

汝愚曰公悮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　朱熹辭

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

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令三月矣

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為陛下憂之猶有可諉

者亦曰陛下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

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

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

清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

時趙彥逾按視壽皇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詔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九月庚子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崖異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中黄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黄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裳簡易端純篤于孝友恥一書不讀

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事君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詞切理盡事該與人言傾盡底緼其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　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　壬申以刑部尚書京鏜簽書樞密院事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韓侂胄引以自助鏜一變素守羣憸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衣冠之禍自此始矣

冬十月己丑右諫議大夫張叔椿再劾留正擅去相位

詔洛正觀文殿大學士　庚寅更泰安宫為壽康宫

金羣臣再表請上尊號不許　金遣户部員外郎何格

賑河決被災人户　癸巳雷乙未詔以隂陽謬盭雷電

非時令臺諫侍從各疏朝政闕失以聞　甲辰以朱熹

言趣後省看詳應詔封事　乙巳上大行皇帝謚廟號

孝宗　丙午復以朱熹奏請郤瑞慶節賀表　庚戌改

上安穆皇后謚曰成穆安恭皇后謚曰成恭　金故尚

書左丞張汝弼妻高陀斡以謀逆伏誅汝弼與鎬王永

中甥舅也陰相為黨金主即位高圖幹每以邪言怵永中覬非望畫永中母元妃張氏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為永中祈福事覺有司鞫治高圖幹伏誅詞連汝弼金主以事覺在汝弼死後得免削奪　是月建福寧殿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弢亦以不得預内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因問計弢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弢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

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御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除監察御史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充金人弔祭館伴使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踈謂其易制不以為慮右正言黄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出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

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閏月庚申以孝宗將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曹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詔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為藏之夾室則

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為廟制以辨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乃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别廟以奉四祖　甲子金諸王百官奉表請上尊號不許　乙丑遣林季友使金報謝　戊辰金遣使來弔祭　戊寅内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聽者罄竭無隱帝亦虚心嘉納焉至是以黄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

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内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録黄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馹御

史吳𤄫吏部侍郎孫逢吉知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黄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帝不聽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彭龜年奏始臣約熹同論侂胄熹罷臣宜併斥不報侂胄銜之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去之不以禮諌官黄度去之不以正講官朱熹復去之不以道自

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
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即位
未三月策免宰相遷移臺諫悉出内批非治世事也崇
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内
降十數封還令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
久之道乎　壬午詔改明年為慶元元年　金參知政
事馬琪自行省回具奏河防利害丙戌以翰林待制鄂
屯忠孝權戸部侍郎太府少監温昉權工部侍郎行戸

工部事修治河防　十一月丙午帝自重華宫還大内

庚戌以韓侂冑兼樞密都承旨初詔侂冑可特遷二官侂冑覬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為宣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辛亥雨木氷

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黄之制時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歴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壊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

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為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凉衫視事用熹言也　升明州為慶元府　乙卯權攢哲文神武成孝皇帝于永阜陵　十二月丁巳朔禁民間妄言宫禁

事　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于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令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帝覽奏駭曰侂胄朕托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内批龜年與郡

佖冑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令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内祠則台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佖冑以外任則事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為優異佖冑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同鑰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為優異則佖冑之轉承宣使非優異

乎若謂佖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為過龜年既已決去佖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佖胄愈横 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 丁卯金免被黄河水災令年秋税

戊辰以陳康伯配享孝宗廟庭 己巳知樞密院事陳騤罷庚午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吏部尚書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佖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

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于朝帝亦無所倚信　辛未監察御史劉德秀劾起居舍人劉光祖罷之　以工部尚書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彥逾自以有功于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　癸酉上孝宗廟樂曰大倫之舞　金遣使來賀即位　甲戌祔孝宗神主于太

廟　戊寅封太保郭師禹為永寧郡王師禹成穆皇后之弟也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至三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沈鳳輝

謄錄監生臣朱綱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三十 起旃蒙單閼正月盡疆圉大荒落十二月凡三年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

帝

諱擴光宗第二子也母曰慈懿皇后李氏光宗為恭王慈懿夢日墜于庭以手承之已而有娠乾道四年十月丙午生帝于王邸五年五月賜今名淳熈五年十月封英國公七年二月始就

傳十二年三月封平陽郡王十六年二月光宗受禪三月進封嘉王

慶元元年辛卯金勅有司給欽宗家屬田宅　辛亥金諭參知政事胥持國河上役夫聚居恐生疾疫可廪醫護視之　丙辰白虹貫日　二月已未金始祭高禖壬戌詔嗣秀王伯圭賛拜不名　丁丑金中都地震大雨雹晝晦震應天門右鴟尾　戊寅右丞相趙汝愚罷初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京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綱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有怨于

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　己卯雨土　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請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有云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

可否頡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頡遂以汝愚黨罷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崩兩宫隔絶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居喪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揺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府徐誼素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

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冑之姦侂冑尤怨之及是與
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時
余端禮在樞府與汝愚同心輔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
非余處恭不能任及汝愚被逐端禮不能救但長吁而
已處恭端禮字也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庚寅太白
經天　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呂祖儉奏言趙汝愚之
忠韓侂冑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祖儉乃上封事曰
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

黿年舊學也有所論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益衆聽所共孚者令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為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令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能深論給舍不敢固執益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

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葢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閧之道路左右謺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摇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

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疏既上朿擔待罪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內降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從寛會樓鑰進讀吕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陛下有殺言官之名臣竊惜之帝問祖儉所言何事人始知韶州之貶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

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
內地俾曽亦悟改送吉州　已未以余端禮為右丞相
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僉書樞密院
事　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衟林仲麟蔣傅徐
範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
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
此元佑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
陛下所不忍聞也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

憤而沐以為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
念去歳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
死力定大義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
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
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
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
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
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

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
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収
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揺國是悉送五百里
外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傅久居太學忠鯁有聞扣閽
之事皆其屬槀　中書舍人鄧驛言臣仰惟國家開設
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
無時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
歸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布衣余古上書狂

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為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僚論奏竟從寛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人若以扇揺國是非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也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為至寡也聖明初政仁厚播聞𫏐斷過嚴人情震駭所有録黄未敢書行是日知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驛罷出知泉州

癸亥金勅有司以增修曲阜宣聖廟工畢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及登歌樂一部仍遣太常舊工往教孔氏

子弟以備祭禮　五月乙未金判平陽府事鎬王永中以罪賜死并及其二子初傅尉希望風旨過為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掣制情思不堪殊鬱鬱乃表乞閒居詔不許及鄭王永蹈以謀逆誅增置諸王司馬毬獵游宴皆有制限家人出入皆有禁防河東提刑判官布嚕哈坐私謁永中杖一百解職同知西京留守費摩阿蘇坐受永中請託免先是永中舅張汝弼妻高鄂也以詛祝誅金主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也會傅

尉奏永中第四子阿里哈罕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詔同僉大睦親府事鞫御史中丞孫際康鞫問并求得第二子實圖梅所撰詞曲有不遜語家奴德格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為大王以爾為妃詔遣官覆按狀同再遣禮部尚書張暐兵部侍郎烏庫哩慶裔覆之金主謂宰臣曰鎬王祇以語言得罪與永蹈罪異參知政事馬琪曰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遂令百官雜議皆曰請論如律詔賜永中死實圖梅阿里哈罕

等皆棄市勑有司用國公禮收葬永中妻子威州安置
戊戌詔戒百官朋比　丙午詔諸路提舉司置廣惠
倉　六月丁巳復留正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
初程顥程頤傳孔孟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
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
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用事士大
夫素為清議所擯者教以凡與為異者皆道學之人疏
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言道學何罪當名曰偽學

善類皆不自安丁巳右正言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生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鋭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司業汪逵入劉子辯之德秀以逵為狂言亦被斥 癸酉以韓侂胄為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是夏建昌軍民家木柱有聲如牛鳴者三日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何澹言頃歲有為專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為已任非不善也及其久也有從而附和之者有從而詆毀之者有畏而無敢竊議者附和之者則曰此致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聖賢之功用在是也一人唱之千百人和之幸其學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收而並蓄之以為此皆賢人也皆善類也皆知趨嚮者也則曰其說空虛而無補於實用其行矯僞而不近於人情一入其門而假借其聲勢小可以得

名譽大可以得爵禄今日宦學之捷徑無以易此畏之而無敢竊議者則曰利其學者日繁而護其局者甚衆言一出口禍且及身獨不見某人乎因言其學而棄置矣又不見某人乎因論其人而擯斥矣彼欲以此箝人之口莫若置而不問臣嘗平心而論以為附和者或流而為偽詆毁者或失其為真或畏之而無敢竊議則真偽舉無所别矣是非何自定乎有人於此行乎閨門達乎鄉黨其踐履可觀而不為偽行其學術

有用而不爲空言其見於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既不矯激以爲異亦不詭隨以爲同則真聖賢之道學也豈不可尊尚哉苟其學術之空虛而假此以蓋其短拙踐履之不篤而借此以文其姦詐或者又憑藉乎此以沽名譽而釣爵祿甚者屠沽贓穢士論之不齒而夤緣假託以借重則爲此學之玷累爾及人之竊議則不知自反又羣起而攻之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好傷善類也彼此是非紛呶不已則爲漢甘陵唐牛李國

家將受其害可不慮哉臣聞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為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為是非者從其為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說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録其真而去其偽則人知勉厲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

國是定將必由此帝是之詔榜於朝堂既而吏部郎官
糜師旦復請考核真偽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者
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熟知其
邪跡然亦不敢自發以掐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
所當去者　詔趙汝愚落職罷祠　己亥太白晝見
九月丙戌熒惑入太微　冬十月乙丑升秀州為嘉興
府舒州為安慶府嘉州為嘉定府英州為英德府　壬
申封于恭為安定郡王　金左丞相瓜爾佳清臣受命出

師行尚書省事于臨潢府清臣偵知虛實自選精兵一萬進至合勒河前隊宣徽使伊喇敏等於栲栳濼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屬部斜出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賧罰北阻轐由此叛去大侵掠十一月戊子金主罷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初議征討清臣主其事既而領軍出征雖屢獲捷而貪小利遂至北邊不寧者數歲　己丑雨土　戊戌加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太上皇太上皇后尊號　丙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

州初韓侂冑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宫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其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永州安置誼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廸功郎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冑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

丁未命宰執大閱　余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

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鬻建劒汀邵没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從之　十二月戊午金禮部尚書張暐等進大金儀禮　丁卯金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滏陽趙秉文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金主名問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内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贇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

有司論秉文上書狂妄法當追解金主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恥之坐是久廢 乙亥金詔加五鎮四瀆王爵 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宫朱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考異宋史寧宗紀是年十二月丙子命朱熹爲煥章閣待制辭按朱熹傳煥章鴻慶之命在紹熈五年是年因乞休授秘閣修撰今從之 是月金右丞相襄率駙馬都尉布薩揆等自臨潢進軍大鹽濼分

兵攻取諸營　金平章政事完顔守貞罷守貞剛忠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傅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多因舊制金主欲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為胥持國所忌罷去

二年春正月金大鹽濼羣牧使伊埒圖等為翁吉喇特部兵所敗死之　庚寅以余端禮為左丞相京鏜為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樞密

院事　趙汝愚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韓侂胄容諭窘辱百端庚子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冤之訃聞帝命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吕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讒者遂以為罪　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前

丞相留正四大罪首言引用偽學之黨以危社稷詔正落職罷祠　二月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與同知貢舉右正言劉德秀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録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為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不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

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辛未蠲臨安民身丁錢三年　是月金初造虎符發兵　三月已亥進封嘉國公柄為吳興郡王　丙午有司上慶元會計録　夏四月戊午金初行區種法民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畆　甲子左丞相余端禮罷時韓侂胄擅權屏斥正士端禮鬱鬱不愜志稱疾罷政　壬申以何澹參知政事吏部尚書葉翥僉書樞密院事　五月乙酉申嚴獄囚瘐死之罰　辛卯賜禮部

進士鄒應龍以下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科得李道傳　甲午減諸路和市折帛錢三年　建華文閣藏孝宗御集　甲辰更慈福宮曰壽慈　六月丙子皇子埈生　秋七月戊子量徙流人吕祖儉等於內郡祖儉移高安尋卒高安知縣徐應龍經紀其喪且為文誄之有勸之避禍者應龍曰吕君我所敬雖緣此獲譴亦所願也祖儉受業於兄祖謙尊信不渝韶州之謫朱熹與書曰熹嘗受上恩遇視羣小之為不能一言報效子約

獨能發憤以蹈禍機熹愧生矣祖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時中書舍人汪義瑞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言繼自今舊奸宿惡或滋長不

悛臣等不言則誤陛下之用人言之則礙今日之御劄若俟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進言則徒有噬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可望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奸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至放肆從之乃改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殿中侍御史黄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至於前事有合論列事體明證有關國家利害者

臣不敢不以正對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　戊戌以韓侂胄為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　八月丙辰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揺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或與宮觀或與差遣以冀幸其他日不至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

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其羣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卲褎然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内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監元佑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

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以收科第如以為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壬戌皇子埈卒追封兖王謚冲惠　九月丁亥復分利州為東西路　癸巳嗣濮王士歆卒追封韶王　甲午流星晝隕　冬十月甲戌大閱　十一月戊戌金大赦改元承安　十二月朱熹落職罷祠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

明丞相趙汝愚之兊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買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六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争欲以熹為奇貨無敢發者胡紘未達時甞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鋭然以擊熹自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醖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

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論熹資本回邪加以忮忍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名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襃衣博帶食淡餐麄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跡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覬其為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因誣熹大罪有六其諸中冓曖昧之私盜竊攘

奪之惡無所不至且目熹為大姦大憝乞加少正卯之誅以為欺君罔世汚行盜名者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編管別州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州熹上表謝曰罪多擢髮分當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逮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丹書鐫延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兹為輕典允賴洪私捧戴奚勝感藏昌喻伏乞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奬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自藩維擢參帷幄

畧無可紀足稱所蒙曁遠去於朝行即永歸於農畒然
猶賦之秩禄使庇身於卜祝之間置在清流容厠跡於
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追悔尤乃弗謹於尋章致自投
於寛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凟宸嚴交駭聞聽凡厥
大譴大呵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
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憒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
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畧首從之常規既
俾但書於薄罰稽眚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

哀涕之易零已覺大恩之難報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絶僞學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僅免窮治乃下竄旨於郡縣逮捕元定赴謫所甚急元定色不為動與季子沉徒步就道熹與從遊者百餘人餞别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两得之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

脚爲流血無幾微見於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
州士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
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
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
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踰年卒元定生而穎悟父發
博覧羣書以程氏語録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
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涵泳其義既長辯析益精登西山
絕頂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若洪範解大衍詳

說律吕新書行於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初師朱熹熹叩其學大驚曰季通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於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為之折衷小人尤深嫉之故株連及禍　韓侂胄為其父誠請謚誠乃神宗外孫娶太皇太后女弟積官横行未嘗更歷事任時黄唐為考功郎言其不可因求去遂命館職官暫權考功謚誠曰忠定　金樞密使唐括貢率百官再請上尊

號不許

三年春正月壬寅知樞密院事鄭僑罷　詔朱熹仍依前官與祠熹上表謝畧曰臣惟知僞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罔功旋即便安復未能於寡過致煩重劾盡摘宿諐謂其習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汙行有母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恩衰為臣而髙不事之心足明禮闕以致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宮之地而改為僧坊諒皆考覈以非誣政使竄投而奚憾不

虞恩貸乃誤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秩憖璽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視要囚詎止於旬時益存遷就逮數惡難從於末減猶聽循省口誦以還心銘敢墜　二月己酉京鏜等上神宗玉牒高宗實錄　金命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世襲兼曲阜令　三月庚子禁浙西州軍圍田　壬寅詔自今有司奏讞死罪不當者論如律　竄內侍王德謙帝即位德謙驟遷承宣使是春求建節帝許之德謙乃薦吳宗旦直學士院宗旦爲

德謙草制引天寳同光故事為比臺諫論宗旦交結德謙德謙為人求官賍動鉅萬安置德謙汀州　金親王百官再請上尊號不許　夏四月丙午雨土　封武功郎不祛為嗣濮王　乙丑雨雹　五月丙子金主集官吏於尚書省諭曰今紀綱不立官吏弛慢遷延苟簡習以成弊職官多以吉善求名計得自安國家何頼焉至於徇情賣法省部令史尤甚尚書省其戒諭之　己丑金皇子生命禮部尚書張暐報祀高禖　六月戊辰頒

淳熙寬恤詔令　巳卯金封皇子為壽王　閏月甲戌
內出銅器付尚書省毀之命申嚴私鑄器之禁　甲午
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奏今日之憂有二有邊
境之憂有偽學之憂邊境之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
敢輕論若夫偽學之憂姑未論其遠請以三十餘年以
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栻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噓枯
吹生人爭趨之可以獲利栻雖欲為義而學之者已為
利矣又有朱熹者專於為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

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為顏閔得一語即以為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忌憚矣然猶未有在上有勢者為之主盟已而周必大為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為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寘之朝列卒藉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趙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祿甘為鷹犬以覬

幸非望故或駕姗笑君父之說於鄰國或為三女一魚之符以惑衆庶甚至因雷風不時之變則引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如劉光祖因陛下未登極羣情洶洶之時則詐傳隆慈旨云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有如徐誼其他扇妖造怪不可勝數盖前日之偽黨至此變而為逆黨矣賴陛下聖明去之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今此曹潛形匿影日夜伺隙雨暘稍愆則喜見顔色聞敵國侵擾之報則移於吾之君父此如鬼蜮百方害

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
其習偽深而附逆固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為國家
用其他能革心易慮則勿遂廢斥使之去偽從正以銷
今日之憂疏入韓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言留正
貶卭州居住　是夏廣東提舉徐安國遣人捕私鹽于
大奚山島民遂作亂　秋七月壬寅朔金主詣天長觀
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無奏刑百司權停决罰　八月
辛卯知廣州錢之望遣兵入大奚山盡殺島民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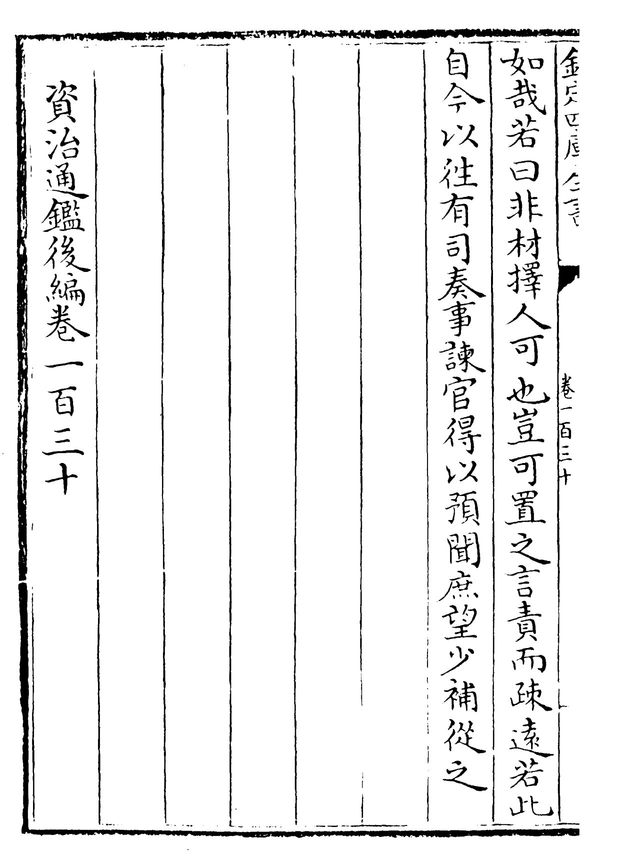
胥持國為金主信任與淑妃李氏擅朝政張復亨等十人趨走其門俱為御史臺官時謂之胥門十哲至是為言者所論持國致仕十人皆外補未幾復名持國參知政事　冬十月癸酉雷　丁亥金皇子壽王卒　十一月辛丑加謚孝宗曰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太皇太后吳氏崩于壽慈宮年八十三遺詔太上皇帝疾未痊宜於宮中承重皇帝服齊衰五月后實以辛卯崩時郊祀期迫或謂韓侂冑曰上親郊

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既夥奈何已之佗胄入其言
甲辰祀圜丘乙巳始發喪詔服期年及佗胄誅以劉光
祖言乃改從本旨　丁未遣趙介使金告哀　十二月
丙子始御正殿　甲申雷雨土　丁酉知綿州王沆上
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關陞及刑法
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從之
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
必大王藺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

良薛叔似章頴鄭湜樓鑰林大中黄由黄黼何異孫逢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吕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壆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吴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黄度詹體仁蔡幼學黄灝周南吴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危仲壬張致遠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吕祖泰八人共五十九人時黄由尚為吏部侍郎言

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
御史張嚴劾由附阿罷之擢沆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金左諫議大夫高汝勵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
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
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必遣諫官隨之俾與聞
政事兾其有所開說今臺省以下遇朝奏事則一切迴
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
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職為何

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疎遠若此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從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